

再也看不到那个村庄

县委

杨贵云 著

那千层浪涛卷走了那

些的魂魄卷走了那

山岭地裂得全国土震

永不复返得让世人凄惶

那一刻岷江里流淌的不再是清冽冽的水

汹涌而来的是滚滚的呜咽和悲怆

那个得之不去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县委书记

杨贵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县委书记/杨贵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552-2

I. 县…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664号

责任编辑:孙顺临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印制:董文权

县委书记

杨贵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6千字 开本 860×1230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52-2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你再也望不见那缕炊烟
再也看不到那个村庄
再也走不进那条村道
还有那沐浴过你童年的池塘
你再也找不到那座城市
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街巷
再也抚不着你的孩儿
还有那白发苍苍的爹娘
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叮嘱
他们转瞬就去了远方
山崩地裂得令国土震撼
永不复返得让世人凄惶
那一刻岷江里流淌的不再是清冽冽的水
汹涌而来的是滚滚的呜咽和悲怆
龙门山大地这个挥之不去的五月啊
注定将在你的记忆里深深地埋藏

目 录

第一章

- 1 奇山异水说北部 1
- 2 大半座老城不见了 5
- 3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4
- 4 另一种山崩地裂 21

第二章

- 1 大地塌了 29
- 2 于无声处听惊雷 42
- 3 溃峰埋没了粮库 49
- 4 整个北部在悸动 57

第三章

- 1 北部的官不好当 67
- 2 最后的午餐 75
- 3 回扣不是那么好吃的 78
- 4 命运在今天拐了个弯 83

第四章

- 1 粗野狂悍话南山 95
- 2 100万买他的人头 101
- 3 5月11日 107
- 4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113

第五章

- 1 公路突然起伏崩溃 124
- 2 花花轿儿抬起走 127
- 3 山中日月长 133

第六章

- 1 遥远的山村 141
- 2 今夕是何年 148
- 3 矿井惊魂 153

第七章

- 1 灾难像滚雪球般蔓延 159
- 2 军令如山 161
- 3 一路狂奔 163

第八章

- 1 毁灭之城 167
- 2 悲惨时刻 171
- 3 非常时期 174
- 4 等死的生意 181

第九章

- 1 万事命为先 187
- 2 深夜盘点 192
- 3 大难临头 196

第十章

- 1 眼下粮食就是命 202
- 2 拼出来的繁荣 205
- 3 赌咒自己 209
- 4 天堂的路原来这么近 216

第十一章

-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21
- 2 亲情也会崩溃吗 227

3 谁敢叫我黄世仁	232
4 富人的理财之道	238
第十二章	
1 灾难暂时抹掉了阶层	246
2 大难中的温暖	251
3 崩溃的压力	254
第十三章	
1 命悬矿山	259
2 大家的饭碗依然在	262
3 这一把是赌命	266
第十四章	
1 北部还会有秋天吗	270
2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	279
第十五章	
1 秋家坪与枫树乡	286
2 紧急动员令	291
3 泣血的谎言	295
第十六章	
1 良心在推着走	300
2 你相信爱情吗	305
3 向东还是向西	310
4 大难中的缘分	315
第十七章	
1 如果你们能幸存	321
2 谁点谁先死	325
3 逃命通道	330
第十八章	
1 罕见的葬礼	338
2 空中飞过吉祥鸟	343

3 你没有权力死	350
第十九章	
1 不可更改	359
2 归于沉寂	362
3 长跪不起	369
第二十章	
1 大转移	374
2 高层视察北部城	379
3 不可思议	385
第二十一章	
1 没什么可怕的	390
2 天下最难的事	395
3 远山的呼唤	397
第二十二章	
1 南山的雨天	405
2 还是人间好	411
3 为什么不等等我	415
尾 声	
1 被泪水浸泡过的土地	422
2 黄世德的灾难后时代	427
3 活着,但要记住	431
4 山河依旧多娇	438

第一章

1 奇山异水说北部

当一场人类不可抗拒的大灾难突然降临之时，在灾难笼罩区域的人们，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是以喜剧收场，还是以悲剧告终？也没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在瞬间结束，还是得以顽强的延续？

北部县的赵建国当然也不可能知道。

从测绘部门由空中拍摄的地图看，北部县的地理形状颇像一只沉睡中的大鹏，和它毗邻的南山县，地理形状则像是一把粗犷的砍刀。这两种比喻，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仿佛也浓缩了虽然两县紧临，同靠一条岷江滋润，千百年来却浩荡着迥然不同的民风。在北部和南山的周围，在被地理学家们称为龙门山脉的起伏绵延的大地板块上，坐着茂县、理县、青川、汶川、北部、南山、北川、平武等 10 多个县市。这里是著名的茶马古道必经之路，这里也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在翻越雪山之前，被蒋介石的军队前后围堵，红军最后踏过的悲壮的土地。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也分娩过共和国艰辛诞生的部分历史。

北部是国家级贫困县，它没有成都平原上那种一望无际的千顷良田和万亩沃土，这里的田很少，土地也非常贫乏。当地的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上，这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普通百姓家里惊人的清贫和放眼望去惊人的奇山异水，往往会给任何刚去北部的外地人，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和巨大的心灵冲击。

如果你有幸搭上军队的直升飞机,从北部县的上空飞过或在上空盘旋,当你从舷窗往下俯瞰,你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因为你正在一块巨大的从没见过的绿宝石的上空滑行,深涧蜿蜒,山峰奇异,河流诡秘,森林无边无际。你目光所及之处,看不到一点裸土,就连万丈悬崖上,也垂满了瀑布般的青藤,它们在风中有韵律地起伏涌动,既像迷人的瀑布,又像一架巨大的古筝,在深山中,为有缘见识它的人而弹奏,那种场面,真是蔚为壮观。

倘若你驱车去北部县,当你从成都出发,由 312 国道驶上省道,再由省道拐上县道,当你经过南山县的娘娘镇,就会进入北部。那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远离尘世的仙境,在奇峰怪石之间,挤满了枫树、茶树、山楂树,还有一片片山毛榉,你不要怀疑自己看错了,那真的是山毛榉,你以前可能在前苏联小说里经常见识到的那种山毛榉,它们不仅苍劲挺拔,还有着让人浮想联翩的诗一样的名字。在它们的旁边,数不清的各种乔木,或婀娜多姿,或粗犷浑然,或恭立于山腰,或倒悬于悬崖,层层叠叠地装点着重重山峰。那些山峰有的像剑一样傲立,有的像绿色的钟乳石般悬在半空,令人叹为观止。到处都是山泉和瀑布,有的从山顶直淌而下,有的从山崖的缝隙里渗出,它们发出淙淙的响声。山谷底的河流,清澈得让你想下车,想去抚摸,去亲吻,去狂饮,在阳光下,河流像金子般炫目;在月色中,它则宛若一条银色的绸缎,从你的脚下蜿蜒着一直伸向神秘的天边。半山腰上,不时会出现一些羌族或藏族的山寨,偶尔,从那里会传来悠扬的歌声,你也许会听不懂唱词,但那种空灵而野性的曲调,那种未经任何修饰的原始的美妙,则宛若天籁。

从山峰的奇异判断,你会以为自己到了黄山或张家界,可这里分明不是黄山和张家界;从风光那层次分明的绚丽反差来推测,你也可能以为进了九寨沟或四姑娘山,可这又绝不是九寨沟和四姑娘山。这里就是北部县,北部独有的风光,独有的风情,独有的空灵和独有的原生状态,所有这一切,它们会让你走进时震惊不已,离开时难舍难分,久违时牵肠挂肚。

可这一片山河如此多娇之地，仿佛命定逃不过一场来自地壳深处、因大地板块挤压而爆发的旷世大劫。

2008年5月12日14时20分，大地震爆发的前几分钟，北部县的县委书记赵建国正在北部宾馆前的停车场，为来出席南山北部经济论坛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教授送行。

说是论坛，实质是以论坛的名义举行的招商活动。这届论坛，北部县和南山县都斩获颇丰，仅北部就吸引投资33个亿。按过去几届论坛摸索出的经验，论坛结束后的几天，反而是主办官员们最忙碌的日子。因为，那些签了投资合同的客商，通常会到项目实施地，商量下一步的具体操作步骤。赵建国从摸出门道的第二届论坛开始，就以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局的局长为核心，设立了项目实施跟进指挥部，他亲任指挥长，分工所有成员各盯重点项目，现场跟进，就地解决一些客商临时提出的问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对临时冒出的问题，可以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让客商看到当地政府的诚意和效率，让他们放心投资。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从实践中发现，老人家的这句话，绝对是真理，一百年都不会过时。从前几届落实论坛成果来看，这个有力的措施，非常管用，所产生的效果，也很显著。

对赵建国这种马不停蹄，把主要副手和各部局主要官员当牛使，快鞭使快牛的做法，那几年，因为日常工作量太超负荷，让人受不了，实在是太累，县委常委副书记张启圣有时会忍不住地发几句牢骚：“建国啊，谁给你当副手，真的是要少活好多年！”

赵建国遇上这种情况，也会笑着调侃年龄比他大几岁的张启圣：“谁叫你命孬，给我当副手呢？老兄，多干点，不吃亏，好官自有好报！”

由于赵建国常年安排的工作量确实太大了，连在北部有老黄牛之称的县长杨尚民，有时也免不了挖苦他几句。那年，当十七大开幕时，他私下里就开赵建国的玩笑，神情却一本正经：“建国同志，你怎么现在还呆在北部？你这时应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啊？我就奇怪了，你这样的同志，怎么会不是十七大代表？”

赵建国也玩笑道：“慢慢来嘛，等尚民同志哪天出任了省委书记，我可能就有资格了。你给我到此为止，少瞎扯淡啊！”

牢骚归牢骚，玩笑归玩笑，这几年，赵建国在北部的这两位得力的副手，和他配合得真是没话说。

今天，赵建国之所以没有下乡，除了晚上要请深圳富商高岩进餐，跟进高岩将要投资2个亿的酒店项目，还因为午后要为林教授送行。这几届论坛，林教授对北部和南山的贡献都很大，几年来，仅仅凭林教授个人的影响，为两县吸引的项目资金累计就超过了25个亿。昨天傍晚，南山的县委书记郭中立匆匆地离开时，仍没忘记要赵建国代表他为林教授送行，可见，林教授在这两个县委书记心中的地位。给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以体面的礼仪，本身就是一种感恩的举动。

这时，他们正在车前话别。

赵建国说：“林教授，郭中立一定叫我给你带一句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南山和北部，这几年从你这里的获益，不是一个谢字就能够表达的！”

林教授说：“建国，你和中立太客气了，我不过是敲敲边鼓，你们才是真刀实枪的干，这几年，两个县变化都很大，特别是北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好啊，为你高兴，为北部人高兴。你们北部，一定会成为中国西部最美的地方。好了，你忙，不多说了，我也要奔机场了！”

赵建国说：“好，千里送君，终有一别，权把此处当长亭。林教授，欢迎你常来常往，一路平安！”他为林教授关上了车门。

就在送客的小车启动时，大地突然悸动和晃动。旁边的北部宾馆也开始晃动，车前广场在晃动中转瞬间开始龟裂。赵建国在晃动中拼命稳住自己的身体，冲司机吼道：“快，快停下来，林教授，请快点出来！”

林教授慌忙钻出了车，赵建国扶住了他。这时，他顾不得安慰教授了，大声地喊宾馆经理：“快，让宾馆的人全撤出来！”

经理应声着冲向宾馆的大门，但没等他冲进去通知，人们就逃命

般的从宾馆涌了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经理只好又返回来了。赵建国说：“我把林教授交给你了，你要负责他和客人们的安全！”

来参加送行的县委办主任白若成喊道：“赵书记，不得了，你看，北部老城惨了！”

赵建国转过身去，他看见北部老城上的几座山峰崩塌了下来，掩埋了大半个老城，从那里腾起冲天的浊灰。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只说了句：“白若成，走，我们快回老城！”

这时，道路已被震裂得不能开车了，赵建国在烂路上——一边小跑一边打电话，手机打不出去了。他抓过白若成的手机，试了试，还是打不出去。他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一只无形的东西捏住了，让他猛感窒息。

这是14时28分，这是距震中点汶川县不远的北部县，一个灾难性时刻。

2 大半座老城不见了

5月12日14时16分，张启圣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拾文件，准备移交。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从此刻起，已无声地进入了倒计时。

他在北部已任了7年县委副书记，他自己都认为，会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早已没有往上升的念头了，谁知五天前，上级组织部门的任免令到了，免去了他的北部县常务副书记职务，任命他到川东一个大县任县委书记。明天，他就要离开北部，前去赴任了。那个他将去任职县的县委办主任带着来接他的车，今天中午就到了，也下榻在北部宾馆。

张启圣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更大的施展抱负的平台，另一方面，又非常不舍，对北部，对赵建国，都真心实意地非常不舍。他明白，这几年，如果没有赵建国的拼命作为，北部县

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种各方面显而易见的巨大的进步,没有北部的这一大步,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这一小步,但这是他仕途上至关重要的一小步。

他放下正在收拾的文件,推开窗子,望着不远处繁华的老城,坠入了沉思。

2003年的秋天,赵建国从常务副省长王宗汉的秘书的位置上下派基层,被组织部任命为北部县的县委副书记。这不算是提拔,当时他已是副处,只能算组织培养式的同级平调。那年他才32岁,年青英俊,言谈举止,一副都市白领的派头,他刚来时,张启圣和许多北部县的干部,都看不惯他,看不起他,认为他不过是个上面可能有点背景,下来镀几年金就会调走的绣花枕头。他看得出,赵建国也不是傻瓜,这家伙肯定感到了北部的干部对他那毫不掩饰的敌意和冷冰冰的敬而远之。

当北部的干部看不起他的时候,说实话,赵建国当时的心里,除了委屈,也同样有点看不起北部的干部,不过,他毕竟见过比这里更大的官场,也太熟悉官场了,他不屑于同他们一般见识。他什么都不说,佯装没瞧见那些看不起他的眼神。

那时的北部县,旅游业还没起步,经济在全市始终处于多年来的倒数第一,和毗邻它那富得流油的南山区相比,北部县的财政是千疮百孔,就像北部当时那座了无生机失修多年的老县城。

赵建国到任后,很少在县城落脚。他从省城请来几个旅游专家和策划大师,从县委找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一连两个月泡在下面。他陪着他们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座大山到另一座大山,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县委书记周昌明对赵建国做的这些行为再次表现出大度,在公开的场合,他说:“建国同志刚到,搞些调研是必要的。”张启圣却发现,周昌明在私下对赵建国的这种踏遍全县青山绿水的做法是不屑的,认为这不过是那些空降干部惯用的套路。不少消息灵通的乡长和乡党委书记,于是也就跟着对赵建国表现出不屑,当面对他微笑恭

敬,转过身时就说他的怪话。有人说:“搞什么狗屁调研,科学规划,纯粹是扯鸡毛巴蛋,吃饱了撑的,没球得事干。”另外的人就附议:“这还不懂,找个由头,游山玩水嘛。”还有的人是满腹抱怨:“上面给北部发点啥不好,干吗非给我们发个花花公子副书记?这不是让我们穷北部雪上加霜吗!”

次年2月,县里举行人代会,根据上级组织部门的提名,赵建国作为等额选举的县长候选人,提交各代表小组讨论。这是个非常微妙的时候,北部县好不容易空出个县长的位置,有多少人在暗中窥视它啊,这些人中大多数可能是好干部,他们在下面脚踏实地地干了好多年,指望前面腾出个位置,后面才可能移动一连串的位置,这下好了,这个从省城空降来的家伙,竟成了唯一的等额候选人,等于是暗中断了不少人的指望。尽管组织部门在各代表小组吹了不少风,选举时,仍有不少人弃权,按法定程序,他获得的选票勉强过半。

当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周昌明宣布赵建国当选为新一届北部县人民政府县长时,台下的代表们没有爆发出通常会有的那种热烈的掌声,只有很少一点人礼节性地拍了拍手,掌声稀落得让所有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难堪。这场面强烈地显示出:北部不欢迎他。

赵建国是何等敏锐的人,这种敏锐是给王副省长当秘书时磨练出来的,他明显地感到了代表们的委屈、抱怨和不满,这种无声的情绪将他推上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

他可不是一个按常规出牌的主。次日,他没有按惯例召开以往的那种人代会结束后雷打不动的新一届政府的县长办公会,而是在征得县委同意后,召开了有周昌明出席的,由各局各乡镇主要领导参加的县政府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他如数家珍地谈起了北部的山山水水,提出了因地制宜,建设旅游胜地和搞活乡村经济的战略构想,然后拿出了由有关专家们调研论证后制定的北部县五年发展计划大纲,请大家审查,请大家评议。

他将从前在县里最无足轻重的几个局,放在了计划能否得以实施的风口浪尖,如旅游局、环境保护局、规化局、招商局和交通局,他

要求这些局,在计划一旦通过后,就必须按分解的时间表完成任务,没任何条件可讲,如果那个局觉得自己完不成,局领导现在就可以提出辞职。他的讲话有很强的鼓动性,但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情,也有着政府会议上罕见的火药味。

在这个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没任何人提出辞呈,大多数人为这个计划完成后的北部的前景欢欣鼓舞,也有不少人为它能否实施忧心忡忡。经过长达两天的争论和讨论,这个发展计划通过了。事后有人说,这相当于是北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关系着北部 18 万老百姓,是继续清贫,还是走向富裕的重大前途。

赵建国太天真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发展计划的实施遇到了无形的阻力。许多局的局长书记,许多乡镇的乡长、镇长和书记,表面对他恭敬,实际上并不买他的账,他们仍然是各自为政,照旧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且,他们总找得到那么多可以拿得上桌面的理由,让刚通过的计划搁置,直至让它成为笑柄。

那些日子,赵建国虽然脸上平静,心里却燃烧着怒火。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这个道理,赵建国懂。他想,如果不将那几个关键局的局长换个位置,北部县的 5 年发展计划就会泡汤,他个人的荣辱事小,但北部的经济利益,则事关重大。

经过深思熟虑,赵建国在常委会上提出了将现任的环保局长、旅游局长和商务局长调换工作岗位的建议,并说明了理由。

众常委们惊愕,一片沉默。足足过了两分钟,没有任何人附议。

周昌明冷冷地问:“有这个必要吗?”

赵建国说:“有。我已经陈述了充分的理由。”

周昌明说:“我看没这必要。”

9 天后,在又一次常委会上,赵建国鼓足勇气,再次提出了这个动议。

这样敏感的动议,书记没表态,所有的常委照例是保持沉默。

周昌明不悦道:“我看,这个提议,下次再议吧。”

在这种会上，通常，下次是被根本否决的同义词。

北部县当时各局和各乡主要领导人，都是周昌明上任后陆续提拔的，都是他的爱将，在他的心目中，他都是任人为贤地将他们放在了合适的位置，现在要想换人，想都别想。

不仅如此，这两次常委会的内容，竟在北部县的干部中流传开来，这使得赵建国的工作压力陡然增大了许多，那几个被他提名想换掉的局长，开始发展到和他在会上公开地顶撞。赵建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就此偃旗息鼓，当一个成为笑柄的灰头土脑的县长，要么冒险逆流而上，也可能会有一线生机，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让他在北部更快更彻底地玩完。

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事，东凉乡的几百名老百姓到县里来告状，控告上游的东凉造纸厂常年直接往河里排污，他们多次向县环保局反映，却始终没解决，现在这个排污是愈来愈严重，沿河近3万多乡亲，如今连饮水都成了困难。

赵建国和县监察局的人去作了调查，发现这个厂的老板是县环保局局长廖强的表弟，从工商局调出的注册手续看，廖强的老婆还是这个企业的第二大股东。赵建国决定使用强硬手段，处置这一事件，干部的任免权在县委，但政府有处置权。在监察局的调查报告出来的当天，他没有和周昌明通气，就以县政府的名义发文，责成廖强停职检查，由第一副局长王军代理局长主持工作，同时责成环保局，对全县所有的有排污的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视具体情况，依法做出环保整改或关停。

同时，县政府还以公文的形式，发文给县纪委，建议对东凉造纸厂这一污染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引起严重后果的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对有关当事人进行党纪处理。同时建议，对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在企业参股或以家属名义参股的事，进行调查并在全县公示，以防止负责干部腐败和渎职行为的发生。

在4年前的北部县，这种不与县委书记通气并得到认可，就以政府名义发文的行为，无疑是一场官场地震，许多局长、乡长和乡党委